

十七岁，迷惘冲动，决绝狂奔。
岩井俊二的影像，小林武史的音乐，苍井优的脸。

慢镜头轻推，众人惶恐的表情，
无垠的大海，浪花滑湿脚面。
突然有一天，人们奔走相告，
太阳消失，世界毁灭……
这是十七岁这个年纪的绝望和真相。

爱在 世界尽头

宇华 著
YUHUA
WORKS

[迁徙日]

爱在
世界尽头
宇华 著
YUHUA
WORKS
[迁徙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世界尽头 / 宇华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43-2722-9

I. ①爱… II. ①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1022号

爱在世界尽头

作 者 宇 华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722-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面对“90后” 李敬泽



我极力回想1990年发生了什么——那年年底，我调换了工作，那时三环似乎还没有开通，我骑着自行车每天从安贞桥到团结湖上班，路两边是高大的树，稀稀落落地分布着燕莎、亮马河大厦、昆仑饭店，现在的中旅大厦还没盖好。那时这个城市清简安稳，似乎就这样了，似乎萧条也是好的，无欲无梦也是好的。

还能想起什么呢？想不起来了。

当然，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很多人在那一年出生。这是大事吗？对那些孩子和父母来说当然是大事，但终究这也是岁岁年年家常事，历史学家不会留意。然而，纯粹因为一个数字问题，在那一年出生似乎又有点不同寻常，1990年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的一月一日零时以后出生的人们因此在十几年后将被称为“90后”。

“90后”又如何呢？

我知道，我应该在这里大谈“90后”的特殊意义，这对我毫无困难，这种意义的配制方法是：先对90年代以至新世纪作出一套总体的概括和论述，无尽时间被切出来的这19年在这套论述中将过去判然不同，具有全新的历史文化意义；然后，当然，在这19年中出生和成长的人们从历史和

文化中获取了全新的特性，与“80后”不同，与“70后”不同，更与“60后”不同，我们宣布：新人类、新新人类出现了！

——这件事，我们在90年代以来已经反复做过，以至于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来一遍，这等于是对自己的滑稽模仿。

所以，如果我们实在忍不住要把一个人群仅仅凭着他们都出生在那十年而命名为“90后”的话，那么，我拒绝演绎而期待归纳，我要看看一个个的人——他在做什么，他怎样自我表述和自我想象，他究竟认为自己和他人有何不同，而这种不同如何构成意义。

对此，坦率地说，我所知甚少，我甚至都不认识几个“90后”。当然正因为所知甚少，我对这套“90后”书系有特殊的兴趣。

面对“90后”，我能提供的或许只是我作为“60后”的一点经验。

经验一是：几零后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个“60后”，后来人家告诉我我属于一个名叫“60后”的群体时我还以为那是个什么帮会；我看着我那些“60后”兄弟姐妹们，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我和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以及我们为什么仅仅因为生于1964年或1968年就一定得被算成一伙；再后来，我被人家教育得有点儿相信我们的确有点儿相似，但这并没有使我欢欣鼓舞，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有点儿无趣——想想吧，你的周围都是注定和你相似的人，或者也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注定要和别人相似；而且我也看不出来这种相似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是得独自面对我自己的生活和问题。

现在我已经45岁，偶尔也开始想想人生的终极意义什么的。当然，我知道，没有目的，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活着、现在活着，而且不是被装进一个上帝的档案袋里，袋子上只写了一个“60后”或其他什么庞大名目，我希望我以自己的名字活着，我猜测这就是终极意义，虽然能否达到我也非常怀疑。

此外，还有经验二：具体到写作这件事，几零后据说是有效的，大概从“70后”开始，它就特别有效，几乎是芝麻开门的咒语。

但还有经验三：芝麻开门后，里边的宝贝不是无穷无尽的，很快会被人抢空的。

说了扫兴的话，再说高兴的话，那就是经验四：青春具有无可争议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对于正当青春的个人还是对于一种文化和文学。因此，青春应该尽情绽放。

这当然是尽人皆知的事，本来不用我当经验说。那么，下一条就未必尽人皆知了：所有人——已逝的人、活着的人和将来的人都曾有、正有和将有青春，对于一个人来说，青春不可复制，对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来说，青春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似乎又是扫兴，但是记住这一点或许最终有助于我们判断这部“90后”书系：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真正的新的探索？在青春激情涌动中，他们能否提出对世界、对自我的新的看法、新的想象和作出新的表达？

没有太阳,我们有宇华 朱古力



一切对抗源自恐惧，一切恐惧源自爱与希望。

1

这是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故事。

17岁，迷惘冲动，决绝狂奔。岩井俊二的影像，小林武史的音乐，苍井优的脸。慢镜头轻推，众人惶恐的表情。无垠的大海，浪花滑湿脚面。

突然有一天，人们奔走相告，太阳消失，世界毁灭。

几个少年，探寻真相的路途，解读青春的叛逃，谎言纠缠的梦境，你对我说的梦话，尽在这一季疯狂的夏。

这就是宇华想讲的故事。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更极致的青春故事。

里面，依稀看到好多我们的身影。

2

很巧，写这个序的时候，22日恰是300年一遇的日全食。某刻，太阳消失，我们看不清彼此。

人们被恐惧覆盖，整个都市一定会亮起繁密的灯。我在QQ上对宇华调侃，你在做疯狂的预言吗？他只是腼腆地笑。

小说一旦收尾，人物便自己存活在文字里。那些怀梦的少年，自发启航，已不属我们讨论的范围，他们纠结在层出不穷的阴谋中，看不见的手，勾起他们的联系。彷徨、质疑、相恋、伤害、背叛，我们都曾有过的成长，却未曾有如此精彩的际遇。在艰难时刻，你的选择才能直指人心，够真诚才能揭穿骗局，攫取希望。只是你有这样的觉悟吗？

成长总是伴随着蜕变的疼痛和永恒的收获。你准备好了吗？

3

《迁徙日》我有点看着它“长大”的意味，不过我没想过，宇华坚持下来，很迅速。在高考前夕，递给我一个我早忘记的庞然大物。

从头说起，首先我们认识得很巧。豆瓣他加了我，也在《最小小说》上写稿，好吧，算起来我是老人家。我看过他的文字，质感很干净，内心很纯净。

当时我在玩纯爱，写过一篇《彩虹软糖》，搭配歌手的纯情音乐，我发给宇华，宇华写给我一个评《风乘》，我很喜欢。现在想想，说不定本身就是“奉承”的意思，笑。

后来宇华跟我说，古力，我想写长篇。我刚好在当编辑，我说好呀，你写了就发我看看。想写什么样的，太娘娘腔的我可能不喜欢看。

他说他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写出他那个年纪的绝望和真相。我心中默念，这孩子应该也在抽着吧，且看他写什么。

后来就陆续发了我《迁徙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全稿。

我看得很慢，直到全部看完，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讲。我们也在线进行了很多沟通。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我可能写不出来，宇华写出了他自己的味道。

他的文笔，有朴实真诚的一面，也有娟秀敏感的一面。华美起来可能一整大段都在描述一个情绪、一个场景，这大概我是做不到的。分段的细化，不断跳跃的思维，会让我想起一帧一帧艺术电影轻柔的画面。很多情感尽在不言，这是这孩子与生俱来的才华。同时他也在优美的语句中渗透暗黑的气场，只是相对，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个善良的人想到特别邪恶的事呢？

不过我也会提出比较尖锐的要求，因为宇华一旦娴熟了这样的叙述，他也会淹没在叙述中，那些迷人的句子，他会层出不穷地制造，带人进入又一个梦境。但是人物总要发展的呀，你都末日了你总得给他们交代的呀——笑，这个时候我就比任何人都焦急，不断问，剧情能不能快点再快点，这样读者要打瞌睡的呀。宇华总是被我逼得很无奈。

等后来我全部阅读完，事后回想，其实我也在矫正自己的观念。因为这毕竟不是我所熟悉的表达方式，这是宇华的写法。他才17岁，他们那一代也应该通透了他们所习惯的表达。那种敏感的绵密的味道。我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太矫枉过正，忘记了，其实青春只想拥有美感，拥有伤感，而不需加入太多不纯粹的东西。

当末日来临，每个人反应不同，就像千人千面哈姆雷特，其实是一个再老不过的母题。宇华，欣喜你的答卷。祝福每个走下去的人，也许才是我要做的事。

4

故事本身不需多言，请你耐心地阅读。在浓密的文字群中，宇华会变他的魔术给你看。我们旁观者，再说什么也是没意思的。只是写到这里突然想延续这样一个假想。如果每天没有了太阳，我们怎么办？

我做过一个梦：刚热恋的自己，梦见22号和女孩一起去看日全食。起初人类惊讶于瞬间漆黑的美感，但随即人类绝望了，因为不再会有光明。所有亮起的人造光线并不能驱赶人内心的恐慌。所有人奔走相告。而我却并不紧张。我的左手用力地牵紧了女孩温暖的右手，嘴角是女孩喂我的冰激凌的味道。我们还在玻璃构建的桥梁嬉笑。我说：那么，太阳就没有了咯。女孩笑得比我更淡定。我就有了从未有过的宁静。

如果爱人在，世界末日也不可怕，对吗？

5

很荣幸能写这样一篇序言。我一直在想一个好的小说需要序吗？当它够好，其实序就是累赘，只要你阅读，作者想讲的东西都在他的文字和他的故事里。阅读就是不需说话的心灵感知。当我打

破这些美好的时候，你是否会厌倦，只是想看故事？

那就最多对作者多嘴两句，其实我只是一个在创作道路上不断摸索的小写手，走过很多弯路，却绝不放弃。遇到比我小的，仍能坚持的新人，我的喜悦是没办法表达的。这代表，我走的那个方向，应该没有错。会有后面的人延续。而我不努力，也会被淘汰。这就是激励的力量。

创作是不死的。这是我最近一直强调的观念。

就像我们觉得太阳会消亡，而那不过是那教用来骗钱的邪说。即便太阳没有了，又能如何？只要用心做事的人在，人类还是能创作我们所要的奇迹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坚持。

而最后，其实这只是一个值得去感悟青春的故事。宇华有许多想表达的东西，我不想点破。当你沉浸其间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明白的。

恐惧也是一种最真诚的爱意呀。

2009年7月20日于上海

迁徙日



| | |
|-----|-----|
| 章之一 | 001 |
| 章之二 | 023 |
| 章之三 | 045 |
| 章之四 | 079 |
| 章之五 | 101 |
| 章之六 | 127 |
| 章之七 | 153 |
| 章之八 | 177 |
| 章之九 | 203 |
| 终章 | 237 |
| 后记 | 241 |

迁徙日>>>>>章之一

[零]

燥闷的夜晚气温大幅度上升。

热烘烘潮湿的空气让人感觉到就快窒息。

陈弛躺在床上辗转睡不着，风扇嗡嗡地响着。

他突然听见不远处响起的震鸣声，一下、两下、三下……一共6下。紧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一个人影赶在警察到来之前迅速转进小巷，消失在黑夜里。

然后是彻夜不停的警笛声。

陈弛第二天经过附近一间工厂的时候看见密密麻麻地围着人群，了解到是集体自杀事件，一共6个人从工厂的塔顶跳了下来，无一幸存。

一张方形的纸飘到陈弛的脚边，印着一个类似于“回”字的奇怪符号。

[一]

是夏天。

一间普通的平房，屋内的一幅幅画面交替出现。

——空气浮动在屋子里，夹杂着可见的尘埃，在光线下形成一道道金黄。温热潮湿的季候风撞进来，拂撩起白色的落地窗纱，宛如一扇羽翼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翻滚出波浪。桌子上放着两瓣西瓜，鲜红色十分耀眼。挂在露台上的风铃顺着热风的方向叮铃铃地响着，蜷缩在围墙上的白猫慵懒地打了一个哈欠，半眯着眼睛侧着脑袋。哐啷作响的公交车在对面的马路上停下，几十秒钟后又喷着黑烟开往下一站。街上，孩子们的鬓角冒着涔涔的汗珠，他们在马路旁尖叫奔跑。

关于夏日的描写，你所熟悉的夏天，你所熟悉的暑假。

陈弛躺在摇椅上，晃着，一只手搭在眉梢，阳光穿过指缝照到眼睛。

风吹过地上的报纸，哗哗地翻过两三百页。

老式电视机一遍遍地播报乏味的新闻。

与这个和谐画面相斥的，是荒唐震人的新闻消息：

“世界末日。”

[二]

早在几天前。

陈弛踩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城市中心广场的时候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包围着广场的正门。本来以为是要举办什么活动，可是下一刻陈弛就被掠过眼前的大屏幕所震撼。他猛地刹住车，一只脚撑住车子，一如其他人那样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向大屏幕。

报道里称在非洲西南角，大面积的城市被措不及防的太空来客造访——广袤密集的陨石群。画面里一颗颗巨大的燃烧着的球形陨石飞速砸向建筑物和街道。警笛轰鸣，高

楼建筑群成片成片倒塌，街道上的车辆被小粒的陨石击毁。成群的人慌张地尖叫逃亡，可以看见不少人难以逃脱死亡，在惨不忍睹的灾难中丧命。画面里整个城市都焚浴在通红刺眼的火光当中，密集陨石群还在不断袭击这座城市。

若不是看见现场直播的字样的话，陈弛会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一同在欣赏好莱坞特技制作精湛的科幻灾难大片。

然而这个噩耗却是真实存在的。

耳畔听见直播间的女主持用稍带慌张的语气，快速报道这一则让人惊骇的新闻。

“巨大的陨石群袭击非洲西南方，大面积的城市被顷刻摧毁，世界顶尖天文学家现在聚集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这一毁灭性的灾难是否预示着什么，又或者……”

大屏幕下人群发出低沉的喧哗。

陈弛一脚蹬起自行车，踩往家的方向。他对这个消息不屑一顾。他认为小行星飞驰撞向地球目前只是存在于惊险科幻电影里面的一幕，不可能在生活中变为现实。

随后的几天，陆陆续续有这样的新闻见诸媒体。

“美国航空航天局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一颗半径约300米、重4,000万吨的小行星正以时速21,000英里，即每秒6英里的速度直冲地球。估计3个月后它就会横贯地球轨道，英国国家太空中心的行星专家耶茨警告：如果它击中地球，至少会蒸发掉一个大陆，到时气候转变会导致核冬季，这意味着全人类可能被毁灭。”

在此之前，世界各地都有预言家预言世界末日。

“这颗危险的小行星以古埃及的毁灭之神‘阿波菲斯’命名。在埃及神话中，‘阿波菲斯’是邪恶和毁灭之魔，它的目的是让整个世界陷入永久的黑暗。”

“天文学家还说……”

这样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向世界撒下一个无形的网。

陈弛依然将手臂枕在额头上，炙热的阳光让他紧紧地闭着眼睛。

他正在惬意地享受这个即将结束的暑假。

叮铃铃。短促的电话铃声。陈弛看了看来电显示，是方甬皓的号码。

“喂，陈弛啊。”

“嗯。”

“我甬皓。”

“嗯，我知道是你。”

“看到报道了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我亲爱的你的我啊，悲伤到不行了。”电话那头装着滑稽的哭腔。

“你演的哪出戏啊。即使他们说的那颗行星真的要撞过来，找几个人炸掉它不就得了。”

“嘿，你以为你在看电影《世界末日》啊。”

“电影也可以变真啊，况且这次事件跟那个片子里面没什么两样的。”

“你还想得容易，说变真就变真吗？你弄个长江七号出来我看看。”

“不是满街都有卖的么。”

“我说活物。”

“你死远点儿。”

“不如我们在有生之年，四处游历一下，死了也值得啊。我这辈子才17岁。”方甬皓提出建议。

“我懒得跟你疯。”陈弛没好气地回了过去。

寒暄了几分钟之后，陈弛就放下了话筒。

夏日的艳阳被放得更大，感觉就像用往常几倍的温度来炙烤着大地，持续升温。

似乎，要将地球上的一切，一点点地慢慢蒸发干净。

[三]

女生站在海岸线的边缘，潮汐一下接着一下地没过她赤裸的脚背。

不远处卷起的海浪狠狠地拍向了青色岩石。

女生蹲了下来，在沙滩上摆弄一些附近拣过来的碎石和贝壳，堆砌成不同的立体形状，嘴里念念有词，右手指尖也微微地颤抖着。潮汐拍打在岩石上的哗哗声，仿佛哀怨的叫鸣。遥远的海平面上，落日散发着最后的光芒。晚霞从大海中间的一点开始慢慢扩散，鲜红，橙黄，暗紫，到女生头顶的墨蓝。

随后，女生从裤兜里拿出一叠厚厚的塔罗牌，洗好牌拿起了其中的一摞，面向大海在沙地上摆好了一个牌阵，接着抽取了其中的一张。她将牌反转过来的一霎那，一个海浪将牌阵打散，但是她蹲在原地并没有走开。

女生手里仍然拿着那张抽出来的牌，是“塔”。她看了一眼这张牌，然后凝望着远处散开的晚霞。彼时，暗红色云丝已经布满了整个天穹。

刚才的一个海浪将她的裙摆重重地打湿了，裙摆的一角滴淌着海水。

同时，被打散的塔罗牌飘荡在附近的海面上，或许，有些已经被卷进深广的海。

“塔”牌的物语是，毁灭。

可能它隐含另一层更深的秘密。

[四]

“喂，你这人还真够怪异的。”陈弛将自行车停靠在堤围一旁，将挂在车头的啤酒放